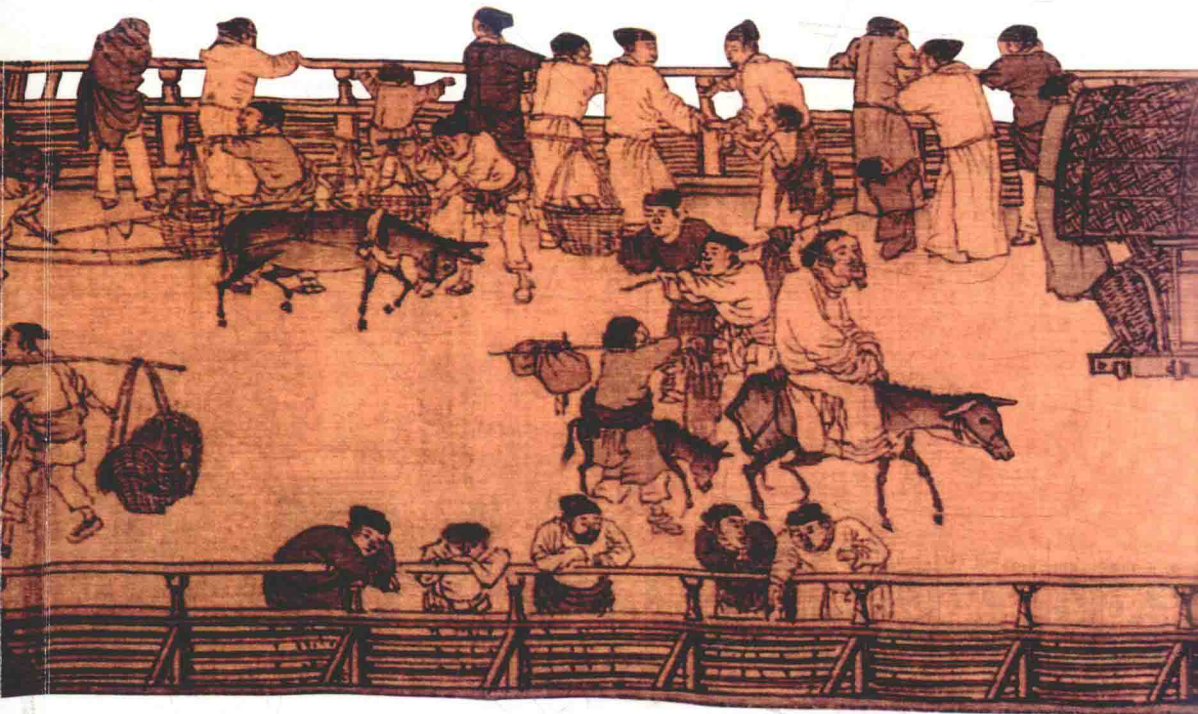


发

林红 著

现

要勾勒中国政治史的完整篇章，
还需要将那个淹没的行为主体——民众找到，
因为所有的统治者、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
都是因「民」的存在而具有意义，
正如古人云：「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否。」



DISCOVER THE PEOPLE
历史视野中的民众与政治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Historical Outlook

民

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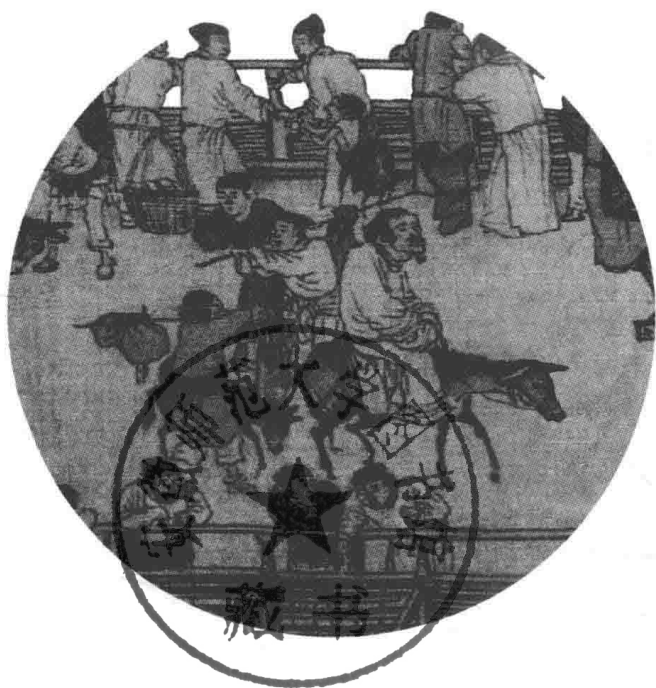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发现民众

历史视野中的民众与政治

DISCOVER THE PEOPLE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Historical Outlook



林红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民众：历史视野中的民众与政治 / 林红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6

ISBN 978 -7 -5117 -3310 -8

I. ①发…

II. ①林…

III. ①民本思想 - 政治思想史 - 研究 - 中国

IV. ①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3763 号

发现民众：历史视野中的民众与政治

出 版 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王 琳

责任印制：刘 慧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1(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46(馆配部)

传 真：(010)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480 千字

印 张：31.25

版 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6.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55626985

目
录

导 言	1
一、方法论意义：政治史考察的可能视角	2
二、关于民众与政治的解释框架	4
三、中国的体验及其独特性	14
四、几点相关解释	22

第一部分 民本时代的思想准备

第一章 民本观念的生成与探源	29
一、从神本到民本：“天之罚”与“以德配天”	29
二、探寻民本之“民”：君权政治与“四民说”	36
三、探寻民本之“本”：君本与民本的主辅与相生关系	52
第二章 民本思想的奠基与传承	70
一、孔子仁学中的民本思想	71
二、孟子的民本三论	76
三、荀子的礼法相融论	81
四、贾谊的“民无不为本”论	87

五、黄宗羲的“民主君客”论	94
第三章 传统民本的现代延续	106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必然与理论局限	106
二、转折与延续：从民本走向何方	124
三、殊途抑或暗通：传统民本与现代民粹的独特关联	139

第二部分 转型时代的社会激荡

第四章 辛亥革命前夕的民众政治体验	173
一、传统民本与现代民主的初次对接	173
二、外来思想的启发：卢梭社会契约论与中国民权思想的发展	182
三、社会基础的准备：清末社会政治运动与民粹的初萌	193
四、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粹成分	219
第五章 五四时期的民粹政治与思想	231
一、五四时期民粹政治的生长条件	233
二、五四时期民粹思想的演进脉络	248
三、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民粹观	282
第六章 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与民众	296
一、行动家的实践民粹主义：从平民教育到乡村建设	297
二、思想者的文化民粹主义：“民之精粹”还是“以民为粹”	323
三、在象牙塔与十字街头之间：朱自清与鲁迅的文化民粹主义之路	341

第三部分 革命时代的民众政治与民众文化

第七章 以农民为主角的乡村革命	367
一、发现农民：中国乡村革命的伟大成就	367

二、乡村革命的政治策略与理论建设	385
三、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民众观及其相关讨论	408
第八章 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文化建设	417
一、“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对民众的定位	418
二、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对民众的定位	447
结 语	486
一、民众与政治：外源与内生的基本成分	486
二、关于所谓“民众迷思”的思考	491

导 言

中国有一部令人沉醉却容易迷失的漫长政治史。它起自传说中的尧舜“禅让”，经历古代、近代、现当代三个以重大事件为划分标志的历史阶段，直至当下。在这部纷扰繁复却不曾中断的政治史中，我们除了感受到中华文明之伟大，中国历史之悠久，也常常慨叹于朝代政治的绵延更替和历史变迁的诡异跌宕，从而对政治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独特内涵有了探究的兴趣。中国政治史的研究通常关注支撑政治体系的统治者、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显然，当政治被狭义地理解为“统治”“治人”时，聚光灯自然会被打到“统治者”“治人者”和他们的行为或思想产品之上。但是，要勾勒中国政治史的完整篇章，还需要将那一个隐设的行为主体——民众找到，因为所有的统治者、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都是因“民”的存在而具有意义。正如古人云：“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否。”^① 孟子在提出著名的“民贵君轻”说之时，还说过“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②，其中最重要的隐含之意在于，没有“民”，政治就不成为政治了，统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或许，今天的我们应该留出时间去思考，民众对于所谓政治而言，是怎样的存在？有着怎样的意义？

① 《史记·殷本纪》。

② 《孟子·尽心下》。

一、方法论意义：政治史考察的可能视角

政治学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的“王冠学科”，代表着人类的最高智慧，但它从来不提供统一概念，对于政治的种种追问，也从来没有统一答案。究其原因，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在本质上由自由意志构成的人类社会中，共识与同质是政治生活中的稀有之物，论争与异质才是它的常态。比如我们争论过政治是全体人民的事，还是多数人的事，抑或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事，这样的争论起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两千多年一路争论下来，催生了民主、自由、共和、宪政等无数政治学议题，不仅丰富了人类的政治想象，也充实了人类的政治实践。可是，这个不管是属于谁的政治，到底是什么呢？人们似乎又莫衷一是。之所以一直争论不休，细思起来，或许与我们使用的概念范畴不同有关，即所指的政治形态与层次不同。当政治指的是共同体生活、重大公共问题或者国家这个公共权威的种种事宜时，这个政治是广义的，因而是全体人民的事，又是价值层面的问题；当政治指的是一种处理上述公共问题的方式，比如民主宪政、政党政治、官僚统治时，这个政治是狭义的，因而只能是少数人或者说精英的事，是工具层面的问题；而如果狭义的政治再被窄化、被权术化，它就可能是个别人的事，我们常常用寡头统治、独裁专制来描述这种情况。

如果放下这些纷乱无解的论争，从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视角来看的话，人类政治活动的演进史却无可置疑地以包括全体成员的人类自己为行为主体，这个统一的主体认定是哲学意义上的，但有助于我们超越所谓多数人、少数人或个别人的人为界线，超越所谓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史观之争，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路径、不同视角下考察的政治史本质上是同一部历史。历史只有一部，观察者只是由于自己能力的局限或者观念上的偏好，而选择了不同的观察与解释视角。政治世界多姿多彩、变幻莫测，我们可以推开诸多窗户中的任何一扇，一窥它的真容。

在其中，民粹主义是一扇别致而又朦胧的窗户，可以便利地观察民众与政治的关系。说它别致，是因为我们谈政治时终于可以把“民”收纳进

来，作为一个更具异质性、灵动性的谈论对象，而不仅仅是规范的、常常是板着面孔的国家、制度、权力等对象，这样的政治研究不仅有趣得多，而且开阔得多。说它朦胧，是因为它的内在矛盾性，人们可能仍然看不太真切政治的本质，甚至产生更多的困惑。民粹主义在一个代议政治已成主流的时代追求大众民主的理想，在现实中显而易见地存在着大众主义形式与精英主义实质的冲突，人们需要同时借助其他的理论工具，比如民主理论、宪政理论，甚至精英理论才能更好地观察政治，理解政治中的精英与民众。无论如何，民粹主义棱镜下看到的人类政治史仍然是那部政治史，它所演绎的政治史是以民众与政治、政治中的民众为主题，尤其关注政治史中的角色互动，即所谓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或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

然而，民粹主义到底是什么呢？人们遗憾地发现，这个问题和“政治是什么”一样，任何解答都不可能令所有人满意。不过，即便如此，并不妨碍我们在此做非定义性的一般解释，即民粹主义是一种近代现象，是现代化转型的应激反应，与其相关的重要概念是社会转型、危机意识、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大众动员、政治参与，等等；民粹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伴生物，它追求人民主权、大众民主，反对代议政治，反对精英政治；民粹主义又是一个现代政治中的矛盾体，具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分离甚至矛盾的形态，以至于人们常常搞不清该把它归入大众主义还是精英主义的营垒。虽然拜民、尚民是民粹主义的标签，但宣称人民至上、崇拜人民的又明明是精英，因为人民从不崇拜自己，精英们或者真诚地“以民为粹”，或者不加掩饰地自诩为“民之精粹”，他们似乎总是占据着主角的位置，民众在政治生活中俨然一个配角。

但是，随着近代大众时代的开启和民主意识的普及，精英不再能独占政治舞台了。民粹主义概念的出现，在方法论意义上打开了一扇以“民”为对象、至少为主角之一的政治观察之窗。民粹主义将所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所谓精英与大众的二维结构作为它的方法论模式，表面上看起来这种模式显得过于传统甚至有点老套，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人类政治活动的永恒主角是人类自己一样，政治史不是精英书写的，更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政治史是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并创造的，政治史只有一个主体，包括“人民”一词指代的人群，也包括创造并使用“人民”这一概念的人群，

政治运行所需要的国家与政府的一切作为，都是这个集合体的意志和行为的結果，凸显和强调人民的政治主体作用已成为近代大众社会的重要标志。霍布斯鲍姆曾坚定地认为：“除了神权国家之外，‘人民’如今已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基石和共同的参照点。……假使说政府有任何宗旨，当然应该以全体人民之名发言，并照顾全体公民的福祉。在这个人民的时代，所有政府都是人民的政府，也是为人民而统治的政府。”^①虽然“人民统治”与“为人民而统治”存在着制度上的差异，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没有人民就没有统治。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历史，既是政治制度史、政治统治史，更是政治文明演进史、政治参与史，当我们说到政治中的精英和他们的创造物比如制度、思想、文化，常常无法离开政治中的人民和他们的创造物比如传统、秩序、礼仪、习俗。因此，民粹主义的方法论路径并未过时，也不会过时。它在一个政治被误以为只属于少数人的时代，甚至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鲜的视界。

二、关于民众与政治的解释框架

考察民众与政治的关系，民粹主义是一个理想的方法论框架。从经验上看，民粹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政治思潮，是一场又一场大众社会运动背后的神秘推手。自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美国兴起以来，民粹主义从俄美扩散，在东西方许多国家现代化历程或特定转型时期的社会运动中都有出现，如19世纪末东欧农民的政治运动、20世纪30年代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20世纪50年代的拉美民族复兴运动，以及1968年法国巴黎的民众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等等。一些20世纪后期的政治人物和政治运动也被称为民粹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运动，“在法国，‘左翼民粹主义者’是贝奈德·泰皮，而极右的民粹主义者则是让-玛利·勒庞；在意大利，‘电视民粹主义者’是西维尔·贝鲁斯科尼及其‘振兴

^①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吴莉君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意大利运动’；在奥地利是约克·海德尔；在美国则是自我标榜‘草根美国’的罗斯·佩罗，据称他是代表‘众多百万富翁的民粹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某些宗教激进主义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宗教民粹主义；在俄国，叶利钦据称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在秘鲁，1990年当选的总统阿尔伯特·藤森被当作民粹主义者”^①。而21世纪被认为打上了民粹主义印记的典型运动则是2012年在美国兴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席卷中东世界的“阿拉伯之春”。

1. 源自俄国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上的解释

“民粹主义”一词是伴随着列宁对俄国民粹派思想的批判而传入中国的。19世纪中叶这一概念在俄国最初出现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褒义词，代表着一种激进的追求公正平等生活的政治理想，比如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甚至克鲁泡特金的“互动进化论”等，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批判了资本主义，颂扬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民主主义热情和斗争愿望。但是19世纪70年代后，俄国民粹主义者在行动上走上了极端，不仅仇视资本主义，甚至主张消灭国家，“把国家视为一切胁迫与不平等制度的体现，国家的本质为恶”^②。在列宁对俄国民粹派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进行批评之后，传入中国学术界的民粹主义就成为一个贬义词。^③俄国民粹主义对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着特殊的影响，它开启的是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再到毛泽东思想这一意识形态链条上的一个独特支流。

俄国革命运动的民粹主义阶段先于它的马克思主义阶段，根据莫里斯·迈斯纳的观点，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与运动后来才逐渐被马克思主义取代，并最终被列宁主义抑制。^④俄国语境下的民粹主义有特定的思想内涵，

① Pierre-Andre Taguieff, “Political Science Confronts Populism: From a Conceptual Mirage to a Real Problem”, *Telos*, Spring, 1996, p. 17.

② [英]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③ 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0页。

④ [美]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其核心是指俄国的村社制度和俄罗斯农民的共产主义天性可以使得俄罗斯拥有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同样的理想，俄罗斯可以借助这两个优势走一条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更为不同的道路，即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更容易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俄国民粹主义者对这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期待十分炽热和执着，这是俄国式的民粹主义不同于其他地方发生的民粹主义的地方，因而有一些学者反对用民粹主义者（英语中的 populist）取代民粹派（俄语中的 narodniki），他们认为 populist 由 populism 派生，而后者只与北美的人民党运动相联系，在思想内涵上完全不同于在此之前已经出现的俄国民粹派运动，将俄国民粹派运动与北美以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人民党运动相对比是十分牵强的。^① 因此，我们确实有必要回到俄国情境中去探讨这场民粹运动和它信仰的理想。当然，俄国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也体现出工具意义上的政治策略、政治动员的特点，但这只是它的外在面向，它的内核，即它所主张的俄国式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才是人们定义俄国民粹主义的关键。俄国民粹主义主要是一种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理论。

俄国民粹派运动大致分为革命民粹派与自由民粹派两种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在 40 年代至 50 年代的初期阶段，“民粹派”或“民粹主义者”的名称还没有出现，当时的代表人物被称为“虚无主义者”，暗含着反抗现存沙皇体制。直到 70 年代，“土地自由派”出现后，这些反体制者才自称为“民粹主义者”，以反对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为事业，被称为革命民粹主义者，主要包括巴枯宁为首的暴动派、拉甫罗夫为首的宣传派，以及以特加乔夫为首的夺权派。第二阶段主要是指 80 年代至 90 年代。由于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农村两极分化十分严重，资产阶级数量增加，民粹派开始代表农村富农阶层的利益，并由此形成了自由民粹派（又称改革民粹派）。这一时期转变的关键节点是“土地与自由”社分裂为“黑土平分社”和民意党。进入 20 世纪后，民意党走上了一条以恐怖暗杀为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的极端主义之路，并且再次分裂为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至此，代表俄国农民民主派思想的民粹派事业

^① J. B. Allcock, "Populism: A Brief Biography", *Sociology*, 5: 1971, p. 372.

已发生重大改变，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障碍，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日益冲突。

在这场影响深远的俄国民粹派运动中，将俄国村社制度和俄国农民的先进精神视为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优越条件并进行系统论述的主要是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作为民粹主义理论创始人，赫尔岑指出：“人们只在1830年革命以后，才开始认识俄国人民。他们惊异地看见对一切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并且没有政治能力的俄国人，却在生活方面比所有西欧各国人民还更接近新的社会组织。”使得俄国在社会组织上更接近社会主义的条件是俄国的村社，赫尔岑认为应该“保存公社和给个人以自由，普及村和乡的自治于城市和整个国家，保全全民族的统一——这就是关系俄国将来的问题之所在”^①。此外，俄国还拥有具有先进精神的人民，赫尔岑进行了比较，“在西欧至今出现的种种社会主义理论和学派都很贫乏，他们只是儿童的呀呀学语，是这种思想的启蒙阶段……在这旁边是另一个世界——俄国。它的基础是带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人民”^②。另一位重要的民粹主义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表达了与赫尔岑相同的观点。他尤其强调村社制度的意义：“俄国的公社组织，对于俄国，尤其是现在，在国家制度方面来说，是无限重要的。西欧所有的国家现在都患着一种病，想把这病治好，至今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任务——这种病就是赤贫状态和无产阶级化。俄国就不知有这种灾难；因为公社的组织使它免于灾难。”^③“西方现在经过如此困难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已经是我们乡村生活中人民的牢不可破的习俗。”^④ 赫氏、车氏在俄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民粹主义理论影响了大批的俄国革命家、思想家和知识分子，许多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包括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都曾受到他们的影响。

俄国民粹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俄国必须避免的前途，村社的公共份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44页。

② [俄] 亚·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页。

③ [俄]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公社土地所有制》，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49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50页。

地和定期重新分配的制度使得俄国对资本主义具有某种免疫力，它充满着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可以产生社会主义萌芽，走向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与这种优越制度相匹配的是俄国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天然的革命者”，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因其社会理想比较明确而强大有力。简而言之，俄国民粹派相信俄国村社具有“社会主义精神”，俄国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俄国有条件避免资本主义的破坏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对于这种带有“落后优越论”色彩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列宁进行过很多分析与批判，他认为俄国民粹主义“是有关俄国可能发生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学说”^①。其理论观点概括起来就是“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②。尽管俄国民粹主义有很多派别，但列宁认为他们的社会经济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1）“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因此便有‘遏止’、‘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破坏’历史基础的意图和愿望。”（2）“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有独特性。”“农村村社被看作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3）“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③列宁对这种急切鼓吹立即在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幻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承认“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针对20世纪初期俄国的情况，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前提条件俄国并不具备，而且俄国当时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的罗网已经覆盖整个国家、全体人民，因此俄国革命者首先应该推翻沙皇，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然后再不失时机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列宁并没有一味地批判民粹主义，他主张客观地看待它。一方面，他看到了民粹主义的进步意义，即它批判了资本主义，并且蕴含着人

①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页。

② 《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③ 《列宁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

民群众高涨的革命民主主义热情，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斗争愿望，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透过民粹派乌托邦的外壳细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①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民粹主义“不切实际”的、“急于求成”的缺陷，民粹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是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到来时的农民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和利益诉求，列宁认为这种“以小生产者的观点”来代表“生产者的利益”的思想是一种经济浪漫主义。在“一战”前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与民粹派的争论中，列宁明确批判了这种试图通过带有农奴制色彩的落后的俄国村社和带有某种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俄国农民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认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坚定地认为俄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级，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尽管“一战”爆发后，尤其是二月革命后，列宁也产生过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但是十月革命后，他发现了“直接过渡”的不现实，转而推行“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贸易自由。

科学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发展中探寻社会主义的未来，但是俄国民粹派则是从封建专制时代遗存的村社传统中寻找，这使得他们不得不美化村社和夸大农民的社会主义性。这是“纯属神话式的观念”。列宁尖锐地指出：“俄国村社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的最牢固的基础。”^②俄国民粹主义将农村村社视为俄国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条件，这是它的重要标签，这一标签使得俄国民粹主义表现出更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民粹派思想还有另一个相关的重要立场，即对农民和贫苦劳动者道德优越性的崇信和理想化，这是俄国民粹派运动与非马克思主义民粹政治运动之间共享、共通的认知基础，即人民立场或大众取向，这是它们同时被后人冠以民粹主义之名的原因。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页。

^② 《列宁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页。

2. 源自美国人民党运动：政治策略上的解释

在英语语境中，“民粹主义”（populism）一词直接来源于19世纪末那场以农民为行动主体的美国人民党运动。大部分的西方学者是根据美国这场最早的以“人民”命名的运动而发展出他们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即“唯一的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所有运动和学说”，当“populism”的首字母大写时，它直接指代这场美国的农民运动。国内出版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虽然将“populism”同时译为人民党主义、民粹主义和民众主义，但在解释中较多地使用了人民党主义的概念，甚至把俄国的民粹派主张也解释为“俄国的人民党主义”，同时肯定了人民党主义—民粹主义—民众主义之间存在历史演进关系，并在类型上将人民党主义分成一种“农业平民主义”，即争取农民和小农场主利益的激进运动和社会经济学说，以及一种“政治平民主义”，即一系列冠以“人民”的主张、活动和手段。^①

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人民党运动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有全国性影响的农民（农场主）运动，几乎可以说是美国民众独立参与政治的首秀。19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中的保守主义放任政策及其引发的腐朽之风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美国在资本主义发展所谓“镀金时代”中的改革或反抗风潮。在这场运动中，广大农场主为摆脱垄断资本在货币金融、铁路运输、市场价格、土地资源等方面对农业的剥夺和控制，展开了一系列抗争，如格兰其运动、美钞派运动，以及1892年南北农民联盟在奥马哈大会正式启动的人民党运动。人民党的纲领——“奥马哈纲领”以货币政策、交通政策和土地政策为主题，提出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核心的完整主张，斗争目标是横行一时的垄断资本以及两大党的保守与腐败，反精英、反权贵色彩异常鲜明。这一纲领还包含了像秘密投票、税制改革、移民限制、自主权和全民公决方案、总统和副总统资格条件和参议院直接选举等内

^① [英] 戴维·米勒、[英] 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4—637页。

容。^① 在人民党的影响下，一场席卷全美的底层政治运动正式出现。由于人民党直接挑战了强势的垄断资本和强权的两党政治，吹来了一股改革、进步与关注民生的清新之风，因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越来越多的下层选民转向第三党人民党。“人民党实质上是一种以地域为基础，以捍卫土地所有制为目标的激进主义，它成为美国内战之后又一支反对北方的政治、经济强权和政党系统的独立政治力量。”^② 人民党成立后以第三党身份参加了1892年和1896年两次总统选举，但最终不敌民主、共和两大党，在两党制的体系中被分化、夹击，并在1896年后结束了短暂的政治生涯。但是，人民党所代表的阶层利益和政治主张为美国后来的民粹主义运动准备好了必要的条件，预示着两党制体系之外独立政治力量的生存空间。美国学者伯纳罕认为，人民党这一几近成功的努力是后来两党制重组的“至关重要的因素”^③。进入20世纪以后，诸如进步党、自由党、宪法党、绿党、改革党以及茶党等第三党不时活跃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虽然基本没有上台执政的可能，但它们都声称代表普通人尤其是代表广大的中下层民众参与政治，传承了人民党的政治遗产，更发展出一种求诸普通大众的全新政动员模式。

西方学者和国内部分学者从关于美国人民党运动的历史研究中勾画了民粹主义的两种形象。一种是将民粹主义视为在特定社会思潮推动之下的政治运动，这一特定思潮具有极端平民化倾向，将平民化和大众化视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在这一思潮的作用下，所谓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突出强调其群众性的特征，即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平民大众成为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力量等。自此之后，凡是以平民大众为行为主体的政治运动，不管是自发性的还是有精英动员背景的，都大致被纳入民粹主义范畴。另一种则是通过对民粹政治运动的发生机制的解构，发现其作为政治策略的一面，即民粹主义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政治动员、一种大众政治风格以及一种利益实现策略，包含政治精英对平

① George McKenna, *American Populism*,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4, pp. 88-94.

② [美] 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③ W. D. Burnham, *Critical Elections and the Mainsprings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0.